

修務訓 六
泰族訓 九
要略 三

淮南鴻烈解

卷

13

3437

6

國書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漢河東高誘注

國書

國書

脩務訓

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綬弗顧履遺

務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

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為先爲術如此乃可謂爲得道之法也

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

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

無爲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蠃

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

國書

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
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
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
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
東方之國陰氣所聚
故曰幽都今鴈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遠
裔不覩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
放讎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讎兜堯佐
臣也南極之山三
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
緡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
危西極之山各一曰放
三苗國民於三危也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
山羽山東
極之山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
去嚴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
在彭蠡澤

時不服故往征之舜死蒼梧葬於九疑禹沐浴塗
之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禹沐浴塗
淫雨櫛節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為
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為梳櫛也
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鯀魚遊
其中上行得過者便
為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脩
禹開載山體今伊水得北過入維水故言闕也脩
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十八
百國百國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
四載山行用重木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
絕隨循也乘石刊識之四海之內凡
萬國禹定十八百國是禹之所為也湯夙興夜寐
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
事能得其精故曰
以致聰明寬猶
富也野民曰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予死問疾以
養孤嫠嫠無父曰孤
嫠寡婦也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

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

巢譙責也讓夏桀之罪過也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為之也此五聖者天下之

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解懈也奉一

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

又況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

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人者不耻身之賤而愧道之

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

以身解於陽明之河為治水解禱以為質陽明河在秦地湯旱以

身禱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聖人憂民如此

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悖繆也且古之立帝

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

身也逸安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

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

齊之齊等也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

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翼佐也絕國殊俗僻遠幽間

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能猶

及也立置以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

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所以衣寒食饑

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

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伯里奚轉鬻

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言其穴不寬
帝不至於溫歷行諸國及汲於行道也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
耻辱以于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
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為高不以河為廣言必踰渡之事治也蓋聞
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黹黑禹胼胝由此觀
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
庶人四朕朕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
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
東流人必事而通之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
穀得遂長遂成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絲禹之功

此其本旨
古聖人之有
為者亦得此
道非真一無
所為者首之
所云也

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
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
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詐也政事而
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其功也非謂其感而不應
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
背自然故謂之有為火不可以熯井淮不可以灌
有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
稟資漬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
為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聖人之從事也殊體
而合于理殊異也體行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

此其本旨
古聖人之有
為者亦得此
道非真一無
所為者首之
所云也

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

墨子名翟宋大夫悼傷也

自魯趨而十

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

楚王

郢楚都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

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

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兵剡銳

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

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

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

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

公輸魯般號時在楚

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器設施也

墨子曰今公輸設攻臣

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

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

猶下也

於是乃偃兵

輟不攻宋

輟止也

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

閭而軾之

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爲閭軾伏軾也

其僕曰君何爲軾文

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

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

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于里

聲名也施行也

寡人敢勿

軾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

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

已易寡人不爲

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爲之也

吾曰悠悠軾

喻明上意

于影影形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
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
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
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蹠蹠也而趨于里
以存楚宋蹠蹠走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
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
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於存國也今夫救火者
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甕或以盆其方貴銳楯安
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謂
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

世俗不知學
故不知古之
聖不知今之
時故以後通
論今之當務
又不可貴而
而賤矣

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夫謂者樂之徵也哭者悲
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夫聖
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入其澤之所及者効亦
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人性各
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
益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
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
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
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
制禁也齒齒也咋咋也足以啗雜肌碎骨蹶蹠足以破廬

陷昨齧也及至國人擾之良御教之圍養馬官

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壘弗敢辭故其

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

聾也蟲喻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

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義帽憑盈滿

之貌積思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

也沉醺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

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容

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

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性猶卷權葵哆夸嚙摩

籛籛除蔭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

此靡佳也籛籛蔭也蔭施蔭也皆醜貌嫫母此

失土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

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弒

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

邪辟者而先主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

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

穀不食以一躋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日良馬不

待冊綴而行駕馬雖兩綴之不能進為此不用冊

綴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走不復用鐻得夫怯

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
捲一擣則指浙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為武損折也為此棄于
將鏖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為言者齊於衆而同
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頂極局底極卑也
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
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
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
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太氏為
本歲星在寅日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氏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太氏為本也
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駮駮念庚惡理不通連胡人性皆然駮

至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謔謔輕利急亦以多言之謔也謔音抄以多者多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同
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天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鬚顙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光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一言而萬民齊仁言也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舉十六相作事成法齊無倦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舉十六相作事成法
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二也漏穴也云通天下推下滯之物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太仁天下
所歸百姓所親皐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言皆不虛故
信日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禹母脩已感信而石而生禹抗

胸而契生於卵契母有娥氏之女簡翟也史皇產

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弄左臂脩而善

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

聖之天奉奉助也四俊之才難才千人欲棄學而循

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履水也履履也夫純鈞魚腸劍

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鈞利劍名

辟若魚腸者良劍也型或作盧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剗則水斷龍

舟龍舟木舟也陸剗剗團犀申明鏡之始下型瞭然未

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

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

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明

所不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

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

刑法亂理之文脩飾其爲微妙產舜之聖不能及

蔡之幼女衛之稚質稚質少也樞關樞關纂組雜奇彩抑

黑質揚赤文樞中核纂織組邪文如今禹湯之智

不能逮言不能及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

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

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攖肆蚊行蟻動之蟲喜

而合怒而鬪攖攖也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

也

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疆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也無量受於外無有學問受謀慮於外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其思也故力竭功沮沮敗也街廬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弋繳街廬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螳知為螳獾獾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處有先仇仇有荷荷槎櫓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衛防也景以蔽日蔽日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僻遠陋也長於窮櫪櫪檐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

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專室小室

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

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造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為衣易曰

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奚仲

封於薛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

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

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為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

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所不能萬物

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

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

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由此猶傳也

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

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微援標拂手

若茂疾蒙不失一弦援援也標拂數也茂蒙言其疾

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援援之捷猶不

能屈伸其指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

故弓待檄敬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檄矯之材砥

也砥右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砥之功才

直中繩操以為輪其曲中規隱括之力唐碧堅忍

之類猶可刻鏤操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鏤之物又況心

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

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

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

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徜徉於塵埃之外超然獨

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

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

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援猶籌策得

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

事之情窮盡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非惡也死有

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

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也不暇日不學也
 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之心也沃地之民多
 不才者饒也也饒逸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
 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
 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
 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
 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羣於衆也何以明之昔
 者南策疇耻聖道之獨亡於已身卒翠霜露歎
 踣決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澤洛軟猶箸也踣履跋涉故觸犯荆棘
 百舍重躋進不敢休息百里一舍躋

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曉明
 猶鈍也鈍聞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太夫七日不食則饗故以
 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畧天地達通也畧猶數也
 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
 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見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止
 闔閭與楚昭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
 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
 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
 死言入吳不旋踵因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
 血不過一卒之才在車日士步日卒不如約身卑辭求救

於諸侯

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

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

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敗於於是乃羸糧跣走

跣涉谷行

足不履土者履也

上峭山赴深谿游川

水

峭山高山深谿

犯津關獵蒙籠蹙沙石蹠達豚

曾繭重祗

七日夜至於秦庭

犯觸觸津關則捲

葛蒙所蒙籠言非人所由蹙僵蹠足達

穿也幽通賦曰中重繭以存荆是也

鶴跼致而

不食書吟宵哭

若死灰顏色黹

梅黑鶴時時立

不食黹黑其面色

涕泣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為

欲速請秦救也

狶脩蛇吞食

上國害始於楚

封脩皆大也狶蛇喻

國中國害也

先

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也

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

遑暇啓處安也

使下臣

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

秦太子

車鐵虎傳曰率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二萬

七十五百凡此曰千乘步卒七萬不合也

東

塞函谷一曰

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

武關塞也

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

烈藏廟堂著於憲法

此功之可彊成者也

烈功憲

夫七尺之形心致憂

愁勞苦膚知痛疾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

得務可趣也

苦身勞形焦心怖

肝不避煩難不

違危殆

蓋聞子發之戰

子發楚威王之將

進如激矢合如

雷電解如風雨負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

學不問強乎

學貴通持得其略而不得其微鮮不以古今為是非矣

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強功也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專也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王解情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駉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通達也言怪物不能驚也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明也非非常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耀眩也名虛實之名審於形者不可邀以狀邀敗也狀貌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

為三聖所作乃能入其說於人人乃用之亂世間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也觀世無有知音若子期者絕弦破其琴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談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惠施宋人仕於梁為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人作書三十三篇為道家之言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問丈人說救鼓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間里也敲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為之說事

老人敲其頭自救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

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

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

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也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

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罪在以甘為苦非味之過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甘

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

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邯鄲師有出新曲

者託之李奇師樂師出猶作也諸人皆爭學之後

學而不知道者何以異此

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

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

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

貴是而同今古符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

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中心無

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劍或絕側靡

文齧缺卷鉞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絕

楚頃襄王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琴或撥刺

枉撓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刺

不正也。任桃曲弱也。開解壞漏也。越音聲散也。託
之為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
作廟。苗山之鏐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刺兒車
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也。
山桐之琴潤梓之腹雖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
也。伐山桐以為琴給潤之梓以為腹言其鳴通人音聲有廉陶脩營音清涼聲和調唐猶堂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莫邪美劍名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驕驕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鐘濫脇音鐘高聲非耳所及也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辨別清濁

之於耳聽清商也濁宮也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
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識之類心故夫孿杏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獨知別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
聖人能論之微妙論敘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
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
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
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為知者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
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自易故能見物言反易也據書明指以

集意要如此
豈以古帝王
之道不可行

示之攄舒也雖闔棺亦不恨矣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恨之有

晉平公令官為鐘鐘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鐘音不

調平公問師曠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

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而汝師曠曰使後世

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

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喻上句作書為

知者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書者也彼獨

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

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立

節我誕謾誕謾倨傲也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美

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蜩蜩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

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

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統笄婦人首飾耳

瑱也阿細殺錫細布統素齊所出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

籠蒙目視雜佩芝若香草籠蒙猶眇也眇自視也冶由笑目流眇冶

笑巧笑流眇晴盼也詩云美目盼兮口曾撓奇牙出牙齶業業哺付搥搥會

也詩云美目盼兮口曾撓奇牙出牙齶業業哺付搥搥會

王公大人有志嚴頡頏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憚憚憚豫豫養

心而悅其色矣憚餘貪欲也今以中人之才蒙愚

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

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神楚懷

王之幸姬善謂攻舞因名鄭舞一說鄭重攻舞也繞身若環車輪倒也曾撓摩

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法轉周旋更曲意更焉之便

媚擬神擬象也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也髮若

結旌屈而復也騁馳若驚馳騁言其疾也木熙者舉梧櫨據

句枉熙戲也舉援也梧桐櫨梓皆木媛自縱好茂

葉言舞者若媛不復踐地好上茂木之枝葉龍夭矯燕枝拘言其體如龍附雲如燕附枝也

援豐條舞扶疏援持也持大條以舞扶疏繁麗貌龍

從鳥集搏援攫肆蕤蒙踴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捷大極

其功蕤蒙踴躍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見其

微妙危險皆為之損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

動中心酸酢其足也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夫鼓舞者非柔縱言其非

倡衣修擢舞為後曲也生自柔弱屈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也言其非能

句委縱也淹久也浸漬漸於教人使也淹浸漬漸靡使然也之柔縱眇勁靡教化使之

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積時言非莫見其損有時積時言非藜藿之生

蠕蠕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日教化亦然也榱桷豫章之生

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知覺其大夫事有易成

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

後至美善也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

維南鳥以將各務訓十九

夫

之謂也

善也結云日月星辰之類皆由氣而生氣之清者為天氣之濁者為地氣天之清氣上升而為日月星辰地之濁氣下降而為山川草木金石之類此所謂天地之氣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

漢河東高誘注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擬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泰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踈積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

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燧未轉縣燧邊侯見虜舉燧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狙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噏矣魚潛知風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二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吐吟吟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潤潤住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

圣人能神而化之有本在焉即后之仁

知巧即后之法術

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稜有以相蕩也精稜氣之侵入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

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魯般不能造此
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象牙也三
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
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
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
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
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
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
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
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

聖人神化典
天同

又說天地之
神化

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
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
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
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允說而請雨也十筮而決事
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
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
星朗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
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
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太木茂枝非為飛鳥
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

其廣大山居水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
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
雲雨榮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
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
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乳於陵而伏於淵其
卵自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
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
今失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訟繆胎
中訟繆靜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
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

誠則能化

此正聖主之神化

位也豈節拊夫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無
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
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
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巨辨而家說之也
推其誠心施于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
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負金饒踰梁山而國乎岐
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
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
也券契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

惟其言也

又見聖人之
神化因其自
然

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
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戴負
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
也其所以中的剡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
也其所以能行者精神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
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據道
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
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
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
化則細天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也禹鑿龍門闢伊闕決

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穀禹
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
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
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
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斷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
勢不可斷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窰木
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
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
性故有夫婦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夫婦之誼有
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

正見因民之

淮南道五節 孝族訓廿卷

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明友而教之以懷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車馬也出曰治兵人曰振旅也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

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

雖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冬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也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墮高下之宜立事

淮南道五節 孝族訓廿卷

五帝三王之治如此之能通變故其人成仕而不使其衰

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孝平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

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一女娥皇一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太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於山曰麓堯使舜入太麓之中遭大風雷雨不惑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玉昭華王名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堯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酒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

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爲姦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饈之具牛肉爲饈乾肉爲饈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桀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

亦聖人之順其自然者

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

易之失鬼

易以氣定吉凶故鬼

樂之失淫

樂變至於鄭聲淫也

詩之失

愚

詩人怒近愚

書之失拘

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

禮之失伎

尊卑

春秋之失訾

春秋貶絕不避王人

六者

尊卑

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負輿方輅從衡橫勢施便也駟欲馳服欲步駟馬也帶不厭新人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

泓之戰軍敗君獲

宋襄公與楚戰於泓

而春秋大

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

宋伯姬坐燒而死

伯姬宋共公夫人

人夜失火待傅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

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

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

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慝惡也吸陰

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蹠虛輕

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

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

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

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

全人以拘于
一取其適於
而已故能神
化

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
也故可平可而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而可乎
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
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
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
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門
而不可令持軍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
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
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
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

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
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
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
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
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
量徑而寡矣簡絲數米煩而不察如言事當因大
如簡閱絲數米
則煩而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
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
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

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
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
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
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徹於
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
也蓼莪成行鼙鼓有是秤薪而費數米而炊可以
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貪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
成文可以偷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
飲盟而後饋可以養衆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
屠割烹殺剥狗燒黍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

中者爲簠圓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

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
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
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詩南風
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膳不取於前鐘鼓不解
於懸而四夷服趙政畫決獄而夜理書政始御史
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
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
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

正見治法
而不在法
法者有端
不離化

不始
志者
五言詩

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
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伐國逆天之行則時
必有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
大禍
氣之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苗
動也
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
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
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言仁而不
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
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德其次正

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
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受
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
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
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
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
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
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
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
所決而高之茨積土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

也雖有腐體自流漸弗能汙也腐體骨也其性非

漸水也

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摩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

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官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官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漸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

日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闚其無人無人者門無
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
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
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
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
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
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
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
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
肌膚鎡_二銳_一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

任法不難
人論至亮極
矣

也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
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彼
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
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
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
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
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
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士
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
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

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
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
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
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
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
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
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言食
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
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
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王者舉賢以

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
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
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
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
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
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太道
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
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洽調和五味負鼎俎而
行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於是負鼎俎調五味進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
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

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
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
征夷狄伐中國不得寧處故家耻辱而不死將欲
以憂夷狄之患乎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
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
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昭昭動於
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
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
樹米晉文公樹米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架連架所以備知也猶之為知
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

為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
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
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
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
使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
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蹄即馳不歸善者
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
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
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
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

千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於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鳴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踳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

勢其罪不除攻入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吻喉患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

此又歸莊卷
身，上卷則前
恭神卷形，
治天下並論
之意

淮南子列解
卷之二十一
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操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

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客關至，蒲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鄴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桀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擯笏而朝，天下百姓謂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楚爲九龍之鍾，以縣鍾也。鞭荆平王之

此繼已之飲而不飲得民者不為義者也

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讐舍昭王之宮吳之入楚君舍乎君室木夫舍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命奮臂而為之聞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楚君發乾谿之役靈王伐徐以也外內搔動百姓罷弊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弃疾靈王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毒飲水楚草也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殞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

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豐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大夫使於魯而戎伐之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莫弒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雪則快然而嘆之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昭昭乎見昭昭猶尚肆然

又以身論
學去唯
學去唯
學去唯

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
而樂又况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
江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
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
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
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
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
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
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
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

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
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
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
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
則識之嘗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
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
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
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
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
則快射望遠近射準也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

犯大難而不懼見煩縲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談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文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鑒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

學知也然
則達乎治
天之所言
可見

與學也猶濬壟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下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畧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變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

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

應前所論
歸之于仁義

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主之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從張儀說為衡皆撝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太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子囊楚太子囊北而全楚北夫北逐走不可以為庸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

商鞅韓申之
說豈所謂治
哉以其非仁
義也

楚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
陵秦城趙王遷之漢中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山木之嘔謂曲聞
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遣軻
刺高漸離宋意為擊筑竹而謂於易水之上高漸離宋
意皆太子丹之客筑曲二聞者莫不瞋目裂眦子
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
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大裘之冠也
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不和五味朱絃漏越朱絃練絲漏穿越瑟
頭兩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
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呖聲清於

極論法制之
不知仁義故
聖人不務彼
而後此

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
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
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鞅申子韓非蘇秦
也張儀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
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懸法立儀必原其本
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
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
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
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斲斲巖
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

遂疏儀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滴之行也師延為

平公鼓朝諱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

延所為紂作朝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進新

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子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亡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

太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

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

實質也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

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

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

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

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

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

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太政不險故民易

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情

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一

坐吳起為楚滅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家有罪三家

祿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

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

本也吳起以兵弱楚責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

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

蘇歎之

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俠以衛骨齒牙為禍也

見其四世

之被禍也吳主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

也

軍之所獲為捷

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

莒

小白齊桓公

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

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

始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

趙襄子再勝謂

伐狄勝一邑也

畏禍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

之田而霸

魯莊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桓公不肯信諸侯朝之也

智伯兼

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

於九拂之外者也

九拂九曲是折投拂不見處也

鯨原蠶一歲再

收

也鯨非

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

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

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稻相似耨之為其少實

不

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

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

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纁而親迎

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

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撥也然而傷和睦

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不鑿一孔而生百隙樹

一物而生萬業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

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

義可人

於小利而忘其太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席者為其來鈴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者故行暴者或食兩而路窮行暴謂大傳也或予蹄而取勝予蹄子對家可偷利不可以為行而智術可以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田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

天以仁義用人並結本意

之何憂謹堯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異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為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千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在用之計不用淳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于越之言也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助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
漢河東高誘注
要畧
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
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畧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
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
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
靡散太宗純樸太素也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
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
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
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

漢河東高誘注

要畧

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
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畧

凡淮南自叙
也而文多繁
合數班馬自
叙不類也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
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
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
靡散太宗純樸太素也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
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
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
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

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
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
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秦族也原道
者盧牟六合盧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
北極之氣合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也託
為一體也小以苞天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
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
覺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
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治五藏
藏藏清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

覽耦百變也

耦通也

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

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圻

羸圻呼有無之精

羸繞圻也

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審

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

說符玄妙之中通廻造化之母也

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初天

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
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

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

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

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

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同周備不可動

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

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刑十一節十一月為一節以

為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一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

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日忌北胡南越

皆謂之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

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

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

物引類覽取撝掇撝取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

類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

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

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

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

九竅取象於天一作地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

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

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

精神撫靜其冤鬼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

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

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

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

遁之觀

樽止也流遁拔散也

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子

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

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

名責實

提挈也

考之參伍（ウ）所以使（シ）人主秉（ツク）數持（ツク）要（ツク）不（ツク）

妄ニ喜怒ヲ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

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

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

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知

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

齊俗者所以羣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

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譬畫人事之

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揆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

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

之勢者也。汜論者所以箴縷繇。

來
繖
煞

之間綵綳
熟也

鐵先

擗各人恰

兒哇

齒隅
隅

之郅

隙也

兒齒餅

也。擗塞
頭梧也。

也 接

來

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和病之反所

以使^シ人^ヲ不^レ安^ニ沒^セ於^ニ勢利^ニ不^レ誘^ハ惑^セ於^ニ事態^ニ有^ニ符^ヲ矚^ス睨^ム

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壁

類人事之指解解喻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差微言之微眇詮

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遺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

三才圖會

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

持後不敢為主而為客也

所以知戰陣分爭

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

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

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

林者所以窺窅空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萬

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

意懈墮結細說捍搏困搏圓也困羣也而以明事

也坪非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

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末也壇場也分別百事

之微數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

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

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修務者所

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

清淨為常恬淡為本則解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

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

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

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

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

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

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
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
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與
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
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若凝天地發起陰陽序
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
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
景星見祥風至風不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
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
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

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
後世使知舉錯取捨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
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
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做依言終始
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謹言天地四時而
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
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
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
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
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

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汎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太畧而不知譬諭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

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冥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擲擲猶中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搏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

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眾故博為之說以通其
 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泚汰滌蕩至意
 潤也使之無疑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
 腐齒慈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
 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
 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八方上下外天地押山川
 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中近萬物之形亦優
 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泯挾至也泯音姚光也潤萬物而
 不耗曼芳泚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
 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歛無度戮殺無止康

梁沉酒宮中成市

康梁耽樂也沉酒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也

作為炮

烙之刑剗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
 世太王王季文王累善武王凡四世也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
 方不過百里天下一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
 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
 焉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
 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賦兵也躬擐甲胄擐貫著也
 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
 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
 各以其賄來賄來言遠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

王於兩楹之間

禘大飫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

以俟遠方武王

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

未能用事蔡叔管

叔輔公子祿父

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

而欲為亂

周公繼文王之業

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

成王懼爭道之不塞

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

放牛桃林敗鼓折枹

擗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

諸侯成王既壯

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

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

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

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

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

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

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

悅易也

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

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

禹身執殫雷垂以為

民先別河而道九岐

別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為九以入海也

鑿江而

通九路

江水通

辟五湖

使水辟人而相從也

而定東海當此

之時燒不暇殯

殯音胃排去也

濡不給乾

乾音亥拭也

死陵者

蔡陵死澤者葬澤

故節財薄葬開服生焉齊桓公

之時天子卑弱

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

國之不絕如綫

綫線也

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彰河

地狹田少而民多

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

之亂欲以存亡繼絕

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

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
亡歸好色無辨辨別也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族聚也

也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大鐘聲似雷震也一朝用三

千鐘鐘千斛也贍賜也一朝賜羣臣之費三萬斛也梁丘據子家噲導

於左右二人者公臣也道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

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

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

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

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

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塹敵民險而介

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

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

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

俗貪狼狼荒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

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

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

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

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

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虐治儲與猶

虐治廣大也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為精棄

其畛挈楚人謂澤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

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

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

之天下而不窺窺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窺也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 大尾

寬文甲辰孟陬之月

洛下 通客 石齋 鴻子直 訓點

書林

額田勝兵衛

求板

同姓正三郎

Handwritten signature and date: 1930.10.10

其畛畛從人知謂界其畛畛為畛畛其畛畛以統天其畛畛以統地
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謂一隅之指而
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
之天下而不究究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究也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 大尾

寬文甲辰孟陬之月

洛下 通客 石齋鴻子直 訓點

書林

額田勝與衛 同姓正三郎 求板

Handwritten signature and notes in cursive script.

